

文註貫
通釋讀

繪圖白話四書

國語四書

○孟子卷之四

離婁章句上

凡二十
八章

○孟子曰

治天下之道本之於心而運之以法法之所在雖聖人不能廢也試以曲藝言之

明矣公輸子

之巧

稱至巧矣似可出具明巧以成方圓矣然必取諸規以為圓取諸矩以為方而後可以成器使

不以規矩

則明巧無所施而

不能成

方圓

矣師曠之聰

稱至聰矣似可出具聰以正五音矣然必以六律之長反定五音之清濁而後可以成樂使

不以六律

則

寄而不能正五音

矣曲藝且然况治天下乎

堯舜之道

稱至仁矣似可徒運其心以治天下矣然仁政者治天下之法度故堯舜亦必

賴仁政而後精神有所寄以成治也使

不以仁政

則養之無其具教之無其方

不能復性以

平治天下

矣夫堯舜

且不能廢仁政而不及堯舜者又可知已是可見堯舜之澤被當時法垂後世者惟其以仁心行仁政耳

今君者有之

之為愛人

仁心

與愛人

仁聞人之聲

矣而民不

實

被其澤不可

垂

法於後世者

何哉則以徒有

此仁心仁聞而

不行

先王

仁政故

由是觀之則心者出治之本政者致治之法心達於政則本

有所寄而不為徒善政根於心則法有所主而不為徒法

故曰

徒善不足以爲政

猶之徒法不能以自行

二者可相有而不可相無奈

何今之言治者不行先王之

政耶大雅假樂之

詩云

人君所行不遺者

者以

其率由先王舊章故也如詩所云不遵

之

遵

之

凡方圓平直之理

既竭盡

目力

之明以

又以器物可以目力而

察之

吾謂先王之法之當

過者何也亦以古之

聖人

將以制

器也於

矣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

既竭盡

目力

之明以

又以器物可以目力而

察之

吾謂先王之法之當

過者何也亦以古之

聖人

將以制

器也於

矣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

繩以爲方圓平直

則天下後世之欲制器者

咸取足於聖人之法而

不可勝用也

將以作樂也於

凡五音之理

既竭盡

耳力

之聰以

又以聲音可以耳力而

辨不可以耳力而正故

繼之以六律正五音

則

至於將仁天下之民也於凡

所以爲厚生正德之圖者

既竭盡

心思

以

下後世之欲審音者咸

審之

又以聲音可以耳力而

辨不可以耳力而正故

繼之以六律正五音

則

至於將仁天下之民也於凡

所以爲厚生正德之圖者

既竭盡

心思

以

天下之民也於凡

量

馬又以不施諸仁政徒

繼之以不仁者

又以不仁者

繼之以不仁者

又以不仁者

繼之以不仁者

又以不仁者

繼之以不仁者

又以不仁者

繼之以不仁者

又以不仁者

繼之以不仁者

之

有是心無所用也故

繼之以不仁者

又以不仁者

繼之以不仁者

又以不仁者

繼之以不仁者

又以不仁者

繼之以不仁者

又以不仁者

繼之以不仁者

又以不仁者

繼之以不仁者

之勢而積之則用力少而高之

功所成者多矣

川澤本下也

為下者

必因川澤

之勢而疏之則用力少

而下之功所成者多矣

則心思徒敝而治

功難成反爲高下

此爲高下者之智也然則先王之道以仁

功所成者多矣

川澤本下也

為政而

不因先王之道

則心思徒敝而治

功難成反爲高下

則心思徒敝而治

功難成反爲高下

則心思徒敝而治

功難成反爲高下

因丘陵

之勢而積之則用力少而高之

功所成者多矣

川澤本下也

為下者

必因川澤

之勢而疏之則用力少

而下之功所成者多矣

則心思徒敝而治

功難成反爲高下

則心思徒敝而治

此爲高下者之智也然則先王之道以仁

功所成者多矣

川澤本下也

為政而

不因先王之道

則心思徒敝而治

功難成反爲高下

則心思徒敝而治

功難成反爲高下

則心思徒敝而治

功難成反爲高下

者之不可謂智乎。然則有治天下之責而不以仁政自勉非也

是以惟仁者

之君有仁心仁聞以行先王之政則澤及生民法垂

若矣

而後世

人君一身百官萬民之統率也苟

宜在高位

則縱一己之私欲壞先王之仁政

若不仁而在高位

則爲君者自作聰明

是以播其惡

度事物而制宜

於衆

而天下皆受其禍

也

且以不仁而在高位之禍言之蓋人君一身百官萬民之統率也苟

上

而爲君者

無道

理

也

則法度所持猶

下

而爲臣者亦皆不知

法

度爲當

守也

夫朝廷之上能出令以布信者全憑此道也

今上無道揆則紛糾遷就政令不能畫一而

朝不信道

矣百官之衆能順命以成信者全依此度也

子

皆以道義爲可忽而肆志妄行

小人

者半工不信度則凡無位之

刑

者半天上無道揆以不仁而在高位也而臣民皆化於邪如此惡之所播者何衆耶如是而

犯

國之所存

而不亡

者幸也

皆以法度爲可玩而放僻邪侈甘臨於刑憲之中矣有不

國

後

上

而爲君者

無禮

性道揆不立於

此真國之災國之害也然則

也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

特不强其國而已於根本無傷

野不辟貨財不聚

特不富其國而已於元氣無損

民興

而國

喪亡

此真國之災國之害也然則

非國之害也

不仁者信不可在高位而爲

田

則教化不行於

下

而爲君者當以仁政自勉也雖然不行仁政

人君者當以仁政自勉也雖然不行仁政

非獨君之咎也臣亦與有罪焉大雅板之

詩曰天之方

欲蹶

覆周室正上下交

無

人君者當以仁政自勉也雖然不行仁政

人君者當以仁政自勉也雖然不行仁政

非獨君之咎也臣亦與有罪焉大雅板之

詩曰天之方

欲蹶

覆周室正上下交

無

然

急慢
悅從

泄泄

而不急救正之夫詩所云

泄泄

者時語

猶

所謂皆皆也

事君

蓋有義也而泄泄之臣但以阿狗逢迎

先王之道

若真

猶

今所謂皆皆也

故曰

臣之於君當恭可若是哉

責

曾為臣者而

毀

望其難

者而不敢以庸

於君

臣之於君當敬也下待其君斯謂之恭

陳善

道以閉其心唯

禁

恐其邪

君惱於有過斯

謂之敬若夫不以堯舜待其君任其遠

於善即於邪而從而寬假之曰

吾君不能

是則不恭不敬而

謂之賊

矣然

則君子之不行仁政而澤不流於天下法不垂於後世者

皆庸臣悞之也欲平治天下者奈何不交相咨讏哉

○孟子曰

天下有至技亦有至人如制器尚象不外乎方圓然規誠設而天下無餘圓矩誠設而天下無餘方是

規矩

者方圓之立人之道不外乎人倫然眾人有之而不能由賢人由之

聖人

者人倫之至而不能盡惟聖人生知安行察之極其精行之極其盡是

至也

夫規矩為方圓之至則凡欲為方圓者必取法於規矩聖人為人倫之至則

欲為君

而盡凡欲盡人倫者必取法於聖人矣而人倫莫大乎君臣聖人莫過於堯舜

君道欲為臣

而

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

蓋自古非無明君而堯之

事君

者即為君亘古獨隆自古非無賢臣而

舜之為臣後世莫及苟為臣者

蓋自古非無明君而堯之

為君亘古獨隆自古非無賢臣而

舜之為臣後世莫及苟為臣者

不以舜之所以事堯

者事君

即為君亘古獨隆自古非無明君而堯之

不敬

蓋自古非無明君而堯之

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者為賊其民者

也。

然則法堯舜與不法堯舜之間而倫之盡不盡係焉是仁不仁辨於斯矣

孔子

嘗有言

天下之道二仁與不仁而

已矣。

蓋事由於天理之公者為仁由於人欲之私者為不仁二端之外更無他道出乎仁即入乎不仁矣即孔子之言推之法堯舜而盡君臣之道則仁矣不法堯舜而慢君賊民則不仁矣出此入彼可不謹哉且為君者不知所謹而一入於不

仁則其禍有不可勝言者蓋不仁者必暴民若仁矣即孔子之言推之法堯舜而盡君臣之道則仁矣不法堯舜而慢君賊民則不仁矣出此入彼可不謹哉且為君者不知所謹而一入於不

亡。

或即

仁同事則免

而與不亦不

身危

而

國削

且不但身受其禍已也至沒身之後猶將據其生前之實行而加以惡謠

名

之曰幽

以表厲以表其暗

雖有孝子慈孫

愛其祖父之甚者而

百世

之遠終

廢公義而

改之也。

夫一不仁而生前慘禍身後惡名一至於此欲盡君道者可以鑒矣大雅蕩之

詩云殷

紂之世所當鑒者

不遠

近

在夏

后之世。

即今人之所鑒在幽厲之世

之謂也。

然則為君者不可甘居幽厲而不法堯舜為臣者又安忍隔君於幽厲而不堯舜其君哉

○孟子曰

我所言仁與不仁其幾甚微而得失甚遠嘗稽古而不爽矣即如

三代

禹湯文武

之得天下也以

仁。

馬後世如桀紂幽厲之

失天下也以不仁

馬不持天下之得失為然也凡

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故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

也。

是

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

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無貴無賤而一或不仁則死亡立至然則不仁者死亡之招也今之君惡死亡而樂於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雖欲無醉不可得已余何而不强仁哉

○孟子曰

君子處世但當責己而不必責人如仁者切於愛人人宜親之附之也其或

愛人而不我親

必吾仁有未至耳則當自反

其仁

焉智者明於治人人宜順而從之也其或

治人而不我治

必吾智有未及耳則當自

反其智

焉有禮者敬人人宜報而答之也其

或禮人而不我答

必吾敬有未盡耳則當自

反其敬

焉不但此也凡吾身之所

行

與世相接而

有不得

者皆不咎人之不我應而一

反求諸已

則我之自治益詳而應接各得其道

其身正

矣身正而天下之心

同理同者有不歸之者

詩云永言配命

合乎天則天心佑助

多福自致是

自求多福

心悅誠服以也觀詩之言則所謂其身正而天下歸之者不信然哉

○孟子曰

我言身正而天下歸嘗於恒言推之而得其故矣

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

言之有序而我於此得本道焉其言天下而繼之以國者何也蓋

天下之本在國

也言國而繼之以家者何也蓋

國之本在家

也至於家獨無所本乎

家之本

在身

也身正而天下國家可從而理矣此恒言之所未及而圖治者不可不審之也

○孟子曰

身爲天下國家之本而爲政於天下而使德教之洋溢人以

為政之道不外是焉人君欲爲政於天下則

有巨難也而我謂得其道則不難

室勢望隆重衆庶觀瞻所係也爲政者亦惟修身合理以正其本而自無隙失以

不得罪於巨室

可耳夫巨室之心國人素所取信而視為向背者吾既不得

罪於巨室必慕之既爲

巨室之所慕

則一國之人亦

慕之違者吾既不得罪於巨室為巨

室所慕則天下之人亦

慕之矣夫既慕之而極於天下則

從而風聲所播適迎其向慕之機故沛

然無阻德教洋溢乎四海矣夫身一修而巨室慕遂臻

上理如此信乎爲政不難也

○孟子曰

天下之大分有二非出之以役人則聽命以役於人

此相臨之定體也然亦有尚德尚力之不同者如

天下有道人不取職位之貴賤

必行其德之大小故小德常役

於大德小賢常役

於大賢尚在德也當

修德但以勢力相爲雄長故小者役於大弱者役

於強見合而言之

斯二者乃理之所當然亦

皆天也若度德量力一聽於理勢之當然而

不齊本强大之國也至於

景公不能自強於政治使蠻夷之吳得以乘之乃自言

役大弱役強之天下也不齊景公之已事乎彼

齊國也至於

出

令以使又不

肯屈

人已以受人命是

自絕

於物也是

涕出

而女於吳馬其

涕出

也蓋與戎狄為婚也而卒不免女於吳者不敢逆天以取亡也夫以齊

之强大一不能自振遂至見役於吳而不得不受命如此况小國乎

今也

小國

不能修德自

強其般樂急

教皆

師大國

之所為

而獨

心受命

於大國欲不

受其所役

焉是猶

為

弟子而心

受命於先師

求不受命不可得

也

夫小國不知人役

之可恥則亦已耳

如知人役之心則

恥之

莫若反其

所以

師大國

師文王

以自強馬誠能

師文王

已至天命已回雖國有大小勢有難易約而行之

大

國不

過

五年小國

不過能混一四海

為政於天下矣

是則道自我

不難使無道之天下為有道之天下將大國反為

我役矣而何弱小之足患哉試以文王之事言之

詩云商之孫子

眾多其麗

數不

止於

行命自我立

則

則

億上帝既命

固以天下故凡商之孫子皆

侯於周而服

矣其所以侯服於周

臣

所以

命之靡常

歸於有德故也故不

殷士之膚

大疾者亦

皆執

裸將助祭

之禮而

於之

周

但商之孫子也凡

仁

贊之

曰

眾矣今文王之

仁

則商雖有十萬之衆而

不可

師馬是詩也蓋言仁之

孔子

因讀而

贊之

入人

心而膺天命也

夫國君好仁

如文正則

天下無

與

矣由詩及孔子之言觀之欲

無敵於天下者當具行仁而

以爲衆也故

夫國君好仁

以爲衆也

哉

今也

心受命於
大國是

欲無敵於天下

也乃師
大國

而不

師文
王

以行

則其心必
不能免

是猶執持熱物而不以水濯也

熟可
解乎

詩云誰能執執逝不

以濯

欲轉無道為有道者舍
行仁以自強莫與屬矣

○孟子曰

愛君者感恩陳善閉邪有國者務在集思廣益然

不仁者

私欲錮放失其本
心雖有忠讐必不

而可與言哉

惟仁者之人志氣清明義理昭著乃可與有言若
即如危險本可畏也蓄害本可虞

安其危而利其蓄樂

必因人言而悔悟
其於安危蓄利興

其所以亡者

顛倒錯亂一至如此如
之何其可與言也假使

不仁而可與言則

夫不仁之人迷而不悟然則敗

亡之機心既

業自保矣又

何亡國敗家之有

夫不仁之人迷而不悟然則敗

有孺子歌

濯我足

孺子之歌
出諸無心

孔子

聞之謂
門弟子

曰小子聽之

均此水也均
此濯也惟具清斯濯纓

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

滄浪之水濁兮可以

濯我足

由孔子論孺子之歌
推之獨水然乎哉人

惟濁斯濯足矣

濯纓者非有意於貴之濯足者非
有意於賤之蓋水之一清一濁

自取之也

由孔子論孺子之歌
推之獨水然乎哉人

之吉凶禍福
亦猶是也

夫不仁

人之亦

必自侮然後人侮之

也不仁
人將毀

家之亦

必自毀而後人毀之

也不仁人之國

人且伐先

必自伐而後人伐

之。

也信乎亡國敗家莫非不仁者自取之矣商書自悔自毀自伐而後人悔人伐

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

活

正

自悔自毀自伐而後人悔人伐

活

此

自悔自毀自伐而後人悔人伐

之謂也

有國家者如繹恩自取之義而深戒自作之孽則必能聽信忠言而轉禍為福矣

○孟子曰

自古國家之興亡皆係於民心之向背彼

失其民者

由

失其心也

然則

得天下有道

非可以智謀控制之也

得其民

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

非可以私恩小惠數籠絡之也

得其心斯得民矣

至所惡之民之心也以吾之同惡推之凡不便於民者

又

民之心也以吾之同惡推之凡不便於民者

有道

非可以私恩小惠數結之也大凡民之

所欲

推之凡有利於民者皆

與之聚之

民之所惡之民之心也以吾之同惡推之凡不便於民者

勿施爾也

夫所欲與眾所惡勿施仁也仁之所在民必歸之

民之歸仁

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墻也

天下無不就下之水無不走墻之獸又寧有不歸仁之民乎哉知民之所歸在仁則民之所畏

在不仁而其避不仁以趨仁也益急矣

故

淵本無心於魚也魚以

為淵歐魚者鯉也

叢本無心於鷗也鷗以畏鷗之故而歸湯武是

歸叢為叢歐爵者鷗也

若夫湯武本無心於民也乃湯武之仁既為民心之所欲而

桀紂之暴又為民心之所畏民以畏桀紂之故而歸湯武是

為湯武敵民者桀與紂也今天下之君

特無好仁者耳當此憔悴虐政之時有所能

欲與取所惡勿施而好仁者

出於其間則仁之

諸侯皆為之敵矣

得民斯得天下

雖欲無

王不可得已

但

今之欲王者

平日大失民心今欲挽回之宜急不宜緩

猶七年之病已

當求三年之父

以治之

三年之父難以卒辦自今畜之猶或可及

苟既不能積于平日而今又

為不畜將終身

不得

父也疾其能已乎深仁之行亦難卒致自今志之玉業猶可圖

苟既不能積于平日而今又

不志於仁

則民心日離禍亂日滋將

終身

憂辱以墮於死亡

而已尚欲致王乎哉大雅桑柔之

詩云

今之所為其何能淑惟

載胥

及溺

而此正不志於仁而終身憂辱於死亡

之謂也

我願今之君及時而圖之也

○孟子曰

人之於道必待相與言而後明苟非甚

自棄者

必不可與有為也

亦必待相與為而後成苟非甚

懦弱無不可輔而翼者若夫

自暴者

必不知義為最美彼則不知禮

義之為言者

非毀禮義

若詆吾性

謂之自暴也

以斯人而與之言禮義將拒之以不信矣尚可與言乎何謂自棄仁

義者吾性中所固有而吾力可勉為者也彼則雖知仁義之為美而溺於怠惰自謂

吾身不能居仁由義

是謂之自

棄也

以斯人而與之為仁義將委之於不為矣尚可與有為乎夫自暴自棄之自絕於仁義者豈知仁義之甚切於人乎哉蓋凡人處心有一毫私欲便為危機而不安惟

仁則有天理

自然之安無人欲陷溺之危乃

人之安宅也 然則安定當居正路當由矣奈何自暴者既以仁義為不足為是

義 則為天理之當行便為曲徑而非正性

無人欲之邪曲乃

人之正 而所居者乃

傾危之地

路也

然則安定當居正路當由矣奈何自暴者既以仁義為不足為是

曠安宅而弗居 而所由者皆邪曲之徑矣絕其所

舍正路而不由

而所由者皆邪曲之徑矣絕其所固有以自入於危邪不亦甚可哀哉

即奈何而不惕然省翻然悟也

○孟子曰

道之不明不行於天下也則求道者之過也彼率性之謂道

本吾所固有而

在爾 也人以邇者為不足求

而求諸 殊不知遠莫遠於天下難莫難於天

○遠之謂事

本吾所能為而能為而在易也人以易者為不足求

而求諸難 下平而其道不離於其邇之親長其

事不外於其易之親其親長其長人特

患有親而不之親有長而不之長耳果

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 且自此

平

矣遠乎邇乎難乎易半求之者知所返矣

○孟子曰

君子務修其身而誠為之本試以在下位者言之居位自當治民然非徒求諸民也必先獲上之信任而後可若

獲於上

則無以安其位而行其志

民不可得而治也 獲於上

非可以誤也

有道 馬必先

先信友若

不彰

弗獲於上矣 信於友

非可以便佞詭隨也

有道 馬必先

事親弗悅

則素行不孚

弗信於友矣

悅親

非可以阿意曲從也

有道

馬在於誠身若

反身

又非可以襲取強為也

不誠

明善若

有道

馬在於誠身若

反身

不誠

則服勞奉養皆為虛文

不悅於親矣

誠身

又非可以襲取強為也

有道

馬在於明善若

反身

不誠其身矣

然則誠身者獲上治民悅親信友之本而明善者誠身之功人可不明善

不誠其身矣

人苟能由思誠以造於至誠則天道之本然者不虧而人心之同然者自應親可悅友可信君可獲而民可治矣若謂

至

明善以復其

乎善

不能真知天命人心之本然則為善去惡必不能實用其力而以誠其

是故誠者

真實無妄之理

其原出於天乃

天之道也

但在天本無不實之學而人容有不實之心於是

天之道也

人苟能由思誠以造於至誠則天道之本然者不虧而人心之同然者自應親可悅友可信君可獲而民可治矣若謂

天之道也

明善以復其

誠者

其功在於人乃

人之道也

人苟能由思誠以造於至誠則天道之本然者不虧而人心之同然者自應親可悅友可信君可獲而民可治矣若謂

人之道也

但在天本無不實之學而人容有不實之心於是

人之道也

人苟能由思誠以造於至誠則天道之本然者不虧而人心之同然者自應親可悅友可信君可獲而民可治矣若謂

人之道也

明善以復其

能動者也

如不誠則方寸之中已為虛假何以使精神融貫志意父母哉

未有

○孟子曰

今之諸侯莫不欲為政於天下而卒不能得民心之歸者則以仁政之不行也以文王觀之當紂之時毒痛四海播棄黎老

子所當亟亟

伯夷辟紂

而

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

盍歸乎來

吾聞西伯

善養老者太公辟紂而

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

盍歸乎來

吾聞西伯善養老者

二老者

非猶夫人之老

乃蓋德兼優

天

而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

善養老者太公辟紂而

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

盍歸乎來

吾聞西伯善養老者

二老者

非猶夫人之老乃蓋德兼優

天

下之大老也

既為天下之大老是直為天下之父而天下之人皆其子矣

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

之也

父之所向子必從之

天下之父歸之

舍之

焉往

哉宜乎六州歸命而為政於天下也今

諸

侯有行文王之政者

將必有如太公伯夷之人率先來歸而人心歸附

七年之內必

能統一四海而

為政於天下矣

亦何憚而不師文王也

○孟子曰

今之事君者類以強兵為功矣自我言之非功也大罪也昔

求也為季氏宰無能改於

其德而賦粟

反倍於

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

鳴鼓而攻之可也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

棄於孔子者也

大富其君者奪民之財耳未至於殺人也而孔子猶惡之如此

况於為之強戰

以斃民於鋒鏑者乎

其爭地以戰

則殺人盈野爭城以戰則殺人盈城

以土地之故而使之肝腦

比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故

即其罪而定其刑

善

戰者

宜服上刑

夫連諸侯

以致相攻伐

者

殺人故猶未親

次之辟草萊任土

地膏血以脧民者猶未至於殺人故又次之即奈何為臣者以善戰為良策為君者以善戰為良臣哉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

馬蓋人未有不欲眸子而掩其惡者

不能掩其惡

以是為良也大凡人之善惡生於心而心之精神見於目而其人

清焉

其人

而中不正

與

則眸子眊焉

然而

所謂不能掩其惡者如此是故聽言亦觀人之一法然言猶可以偽為而

掩其惡

惟既

聽其言也

又兼

觀其眸子

其言善而眸子又瞭也則其人之正可知也倘言雖善而眸子眊也則其人之不正可知也

人

焉而瘦哉

縱能遁於吾之聽心而不能遁乎吾之觀

○孟子曰恭儉者人君之美德也

然恭儉必有其實彼

恭者心存敬謹必

不侮人儉者志在節約必

奪人夫悔奪人之君其心惟恐人不順已之悔奪

惡得為恭儉

而乃中懷悔奪之實外托恭儉之名是不過聲音笑貌之為耳

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

彼男女授

受不親平日禮也至
之常禮也於嫂溺援之以手者一時權也曰今天

於

拘守不見諸

侯之義而

行王道矯

功利以施仁義若夫枉道求合是先

然

則

然

下溺矣

較諸嫂溺危亡尤甚宜其從權以救之而

夫子之拘守不見諸

侯之義而

不援何也曰天下

道必自重以待君相之求然後可以黜霸功而

失所以援之之具而徒手

可以往以之援嫂溺則可而

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以手援天下乎

○公孫丑曰

子必待教而成而親教則心始盡乃

君子之不親

教子何也孟子曰

非心不欲乃

勢不行也教

子者必以正倘

以正不行則

繼

之以怒

子繼之以怒則反夷

傷其

父既傷其子又

必腹誹其父曰

夫子教我以正

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

以父子

天性之恩

而至於

相

夷則惡矣勢之不行如此此所以不親教也

夫親教既不行不教又不可是以

古者易子而教之

所以然

者以父

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而相夷

離離則惡

臨於不祥莫大焉

善處

之間者惟古人為得其道也